



访新河披云山 (下)

在烽火台正前方，建有一座 望江亭，坐在亭中，习习江风轻轻地拂面而过，跟随着轻风，目光四处游转，新河镇的全貌欣然跃入眼帘。一条长河从金清港方向滚滚而来，经过一道道桥闸，横穿小镇向着东海奔腾而去。那弯弯曲曲的河道和井然有致的农田奇妙地组合在一起，远远望去就像一幅古朴苍劲的水墨画。处处都是人们忙碌的身影和轰鸣的机器声，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直耸云霄，在阳光下熠熠发光，使人不自觉地赞叹起来：披云朝日落新河，小镇冬晨锦色多。烽火南塘千载远，长风万里岁如歌。

从烽火台下山的回程路上，我们顺道游览了位于戚公祠后侧的登明讲寺和授智书院，拜访了登明讲寺若福主持。主持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还详细给我们介绍了登明讲寺的由来和现况，以及原主持授智法师一生济民助学的功业。在交谈中，对若福主持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，他说他十几岁就出家来到了温岭新河，近半个世纪来一直心安于此。这些年来，最触动他的是新河人的无私、互助和勇毅的精神。是啊，千百年来，在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新河人，正是在戚继光精神的感召下，以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，建设和编写着自己的家园和梦想；一代接着一代，继承并弘扬着中华民族坚韧不屈、勇往直前的不朽风骨，有了这种精神寄托，我想新河这个滨海小镇的明天一定会更加辉煌灿烂。想到此，心中不禁感慨万千，归作诗词两首以记：

登温岭新河披云山二则
其一
晓日披云露，秋山万木红。
长河千舸远，古戍百年匆。
俯仰思元晦，登临拜戚公。
欣欣何以告，小镇蔚然风。
其二
临江仙 （苏轼体）
冬日披云山色秀，霞枫遍染旌丘。
江亭瞰望闹桥悠。横河千舸漾，淼淼水东流。烽火台高追忆远，小城几度春秋。南塘往事了无休。长风吹万里，紫旭照云楼。

七辑：田园牧歌。是对农村生活的美好回忆。第八辑：古典情结。是尝试将古典诗词意境用现代汉诗表达。

Q：您有遇到过创作瓶颈吗？都是如何来突破瓶颈，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？

A：创作瓶颈以前感觉不明显，是因为以前写得比较随便。现在感觉时时有，是因为想提升自己，目前就是！如何突破瓶颈？这是难题。我的做法：第一，扩大阅读面。读诗读散文读小说读哲学读文学理论，增加外国现代派作品及中国当代作品的阅读量，从中挑选出自己喜爱的中外作家，进行探究，从阅读中吸收养分。第二，改变一些生活方式。多接触社会，与不同职业、不同层次的人交往，了解他们的生存生活状况及内心的思考，开拓素材，改变思维。第三，挑战自我。适度的驴行探险，去经历一些未曾经历过的生活，超越自我，增强生命的感受力！第四，跨界体验。欣赏音乐、美术、书法、舞蹈、摄影等艺术，或身体力行，从中感受艺术的精妙之处，融会贯通。

Q：有哪些题材是您接下去想去挖掘的？

A：对人性的探究，对大自然的敬畏，对生命本质的求索，对底层生存的关怀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，对文明的忧思，对宇宙天体的好奇

考，都有自己的生命体温。

Q：不久前，看到您在朋友圈分享了14首《诗经》，这当中，有特别让您感动的地方吗？

A：当然有！发自人心的素朴感情最打动人！现在的我们与几千年前的古人比，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变了，但人性没有变！对爱的渴望与哀怨，对美的欣赏与追求，对命运的抗争与无奈，无不显示在这些自然质朴的吟唱中，一唱三叹。但遗憾的是，随着世道人心的变化，这种质朴越来越少，矫饰越来越多，无病呻吟的越来越多，以致少了一些生命力。我希望人们能回首反观《诗经》中的自己，自觉找到符合我们民族文化的审美情趣，唤醒内在的生命力！

Q：听说，您出版了好几本诗集，能介绍一下吗？

A：我出版过3本诗集。第一本《青春痕迹》，是民间刊物自己印刷的诗丛读物。第二本《底层的声音》，是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诗集丛书；第三本《天边的星》，是2019年《浙江诗人》发起的第二辑精品诗丛之一，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，本诗集共选收我200多首诗，时间跨度为30年，总共八辑。第一辑：亲情永恒。里面大多是我对亲人悲情或温情的回忆。第二辑：人世苍茫。写社会生活百态，写世态炎凉。第三辑：西部笔记。写游览大西北及青藏高原的生命感受。第四辑：爱的疼痛。歌唱爱情，也表达当代人爱的困惑。第五辑：思想经纬。侧重对自然、社会、人生的哲学反思。第六辑：天边的星。是我寂寞孤独时的自我审视。第

从长计议（下）

这就是我们的担忧之处，凶手仿佛长了千里眼顺风耳，能掌握到准确消息。薛承低声道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恐惧。

莫非，对方派人潜入到你们公司内部了，这样才可能掌握到叶亦双的准确行程。萧羽伦说出心中的疑问。

纪凡冷静地想了想，说：羽伦的结论经得起推敲。

尽管这个问题浅而易想，但对薛承而言，还是不敢去直面它。毕竟公司里出内奸这种事令人不敢想象。他瞬间觉得自己陷入了真空当中，感到极度窒息。

这 太折磨人了。崔明博挥了挥手，忽然变得塞吃起来。

薛承顿了顿，抬头看看纪凡，表情显得缺乏信心。就算公司有对方的人，但真的筛查起来，也是非常困难的。毕竟我们只是普通商人，没有那么多的秘密可言，去出差或者去办事，肯定会有很多同事知道的。

困难是困难了点，但假如真有这么事，还是要想办法根除痼疾，不然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徒劳的。纪凡说。

的？它有什么地方特别吸引你吗？

A：我是1986年下半年读大学时开始学习写作，那时什么都写。慢慢地，就剩下散文诗、散文、自由诗。到现在，几乎只写自由诗了。这固然是因为个人时间和精力有限，更重要的是，自由诗自由在它没有固定的格式，更富有艺术挑战性，更能灵活抒发内在复杂的情感，更能以精辟的文字直抵生命与世界的本质！

Q：日常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？
A：主要来自当下生活，还有部分来自阅读，来自观影，来自旅行。

Q：我了解到，您是一名教师。教师的工作平时也是比较忙的。怎么来平衡爱好和工作两者的关系呢？

A：我是语文教师，在我心目中，文学创作与教学是相辅相成的：创作是为了更好地提升教学，教学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创作！因为创作，我拓展了阅读面，能更深入地理解课文的内涵，摆脱死板教条的功利教学；因为教学，我探究经典作品的个性品质，深刻反思自己，努力将所得内化到自己的创作及学生写作实践中。我觉得每个语文教师都应养成创作和阅读的习惯，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层次！至于创作时间安排，我还是引用鲁迅的话 只要你愿意挤，总是有的。

Q：您在朋友圈里也会分享一些自己的作品，我看到，都会写上 牧童原创作品。您是怎么来看待原创作品的？

A：原创 就是自己的心血！不管好不好，里面都有自己的探索和思

个人名片

牧童，本名潘法军，中学教师，台州市作协会员。有作品在《诗歌月刊》《扬子江诗刊》《浙江诗人》《西湖》《文学港》《浙江日报》《温岭日报》等报刊上发表，出版有个人诗集《底层的声音》《天边的星》。

对话作者 >>

始终保持一份质朴和一颗童心

Q：听说您和副刊版面结缘很久了，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

A：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那时报纸创办时间还不长，叫《温岭报》。我喜欢文学，特别喜欢读《温岭报》副刊上的文章。记得当时有个作者叫孙敬瑛，散文常常见报，我挺羡慕的，对投稿跃跃欲试。我第一篇见报稿件叫《教书的人》，是一首散文诗。那时，我不认识报社里的任何人，我就拿着投稿稿件，还有一本打印小诗集《天边的星》，直接找到报社编辑部。其实，我心情是很忐忑的，怕受冷遇。但事实刚刚相反，编辑很理解、很体谅作者的心情。一次小小的交流后，我的写作热情被激发起来。

Q：您一直使用 牧童 这个笔名吗？它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

A：我最早用的笔名叫 木童 。那是大学时代，刚爱上写作，因为沉默寡言（给人木讷的形象），再加上个子矮小，所以取这样的笔名。后来，给校报投稿次数多了，编辑也熟识我了，就建议我干脆叫 牧童 ，说这个更符合我质朴、浪漫的品性，于是我就接受了，况且我童年时真的放过牛，做过牧童。毕业工作后，由于生活压力，我放弃过写作，但过了几年又拿起笔来，我开始写底层的生活艰难，写现实的不公平，写对命运的不屈服，到1999年结集正式出版，我把诗集叫《底层的声音》，笔名改为 矮子，意为 身矮心不矮，直面现实。现在我还是用 牧童 为笔名，就是提醒自己要保持一份质朴和一颗童心，这对写诗来说很重要。

Q：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

绝处逢生第九章

江鑫荣/文

正在这时，纪凡推门进来，随行的还有萧羽伦。

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！崔明博打趣道。

出什么事情了？纪凡刚踏进门口就冲薛承问道。

待他俩坐下，薛承赶紧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。萧羽伦听得目瞪口呆，脸上尽显诧异，这也太恐怖了！是谁干的？

纪凡蹙着眉头，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这件事情听起来很诡异，绝对不简单。

简单的话，也不用烦劳纪总亲自出马了！崔明博说道。

崔总真会开玩笑，当凡哥是侦探。萧羽伦笑着说。

这件事，还真得靠你家纪总出面才行。我跟薛承忙碌了几天，还是没有半点头绪。崔明博抱怨道。

目前有没有掌握到什么线索？纪凡问。

除了肇事司机外，现场没有半点有用的线索。薛承说。

这小子嘴太硬，我看应该找几个兄弟去趟他家，我看他的嘴还硬不硬！崔明博生气地说，一时间性子也变得急躁起来。

这样做是犯法的，就算有理也变得无理了。萧羽伦赶紧制止道。

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不是说以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？崔明博反驳道。

你先别急，事情总会理出个头绪来的。纪凡安慰他。

不急能行吗？对方都雇凶杀人了。崔明博一声叹息。

纪凡说：有一件事情我非常不解，为什么肇事司机会掐准了行凶的时间呢？

对呀！萧羽伦恍然大悟，立马问：他们怎么会选择在那里下手呢？又恰逢其时，在时间和地点上掌握得如此精确，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为什么偏偏找她下手呢？

作案一般避不开三个因素：事业、生活和情感。你们再想想，她是否有过这些方面的纠纷和矛盾。纪凡眼神坚定地问。

薛承想了好久，放慢语速说：生活上的矛盾，刚才已经排除了。至于情感，更可以排除在外，目前她还单身。还有就是事业，我们开展正常的商业活动，没有跟谁发生过恶性竞争。就算曾经发生过争议，那也属于公司之间合理的竞争。我认为亦双不会跟别人发生私人矛盾的，这个我能肯定。

纪凡认真地听完薛承的分析，托腮片刻，我们应该还遗漏了其他事情！

可能吧！薛承说，一副茫然的样子。

我们分头行动，你们处理公司内部的事情，我来查找其他线索。纪凡嘱咐道。

就这么办吧。薛承点点头，随即陷入沉思中。

（未完待续）